

目 錄

科学研究是否需要党的领导

-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研究? 陈建功 (1)
- 駁斥右派份子的反动科学綱領 顧翼东 (5)
- 共产党能够领导科学 孙宗彭 (10)
-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謬論 黄綠芳 (12)
- 訪吳斐丹教授斥“教授治校”論 文匯報記者 郭 根 (15)
- 斥“教授治校”的謬論 王欣夫 (19)
- “教授治校”問題的本質 吳征鑣 (22)
- 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嗎? 董問樵 (25)
- “教授治校”是一服糖衣毒藥 李振麟 (27)
- 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嗎? 盛祖嘉 (31)
-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为什么站起来了? 苏乾英 (34)
- 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不可动摇 余家宏 (37)

× ×

- 駁“党天下”論 郭紹虞 (41)
- 右派分子“九斗”論 秉 南 (45)
- 駁斥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 李鉄民 (47)
- 总路綫公布以后, 就“人心向背”了嗎? 陈观烈 (50)
- “党天下”論的实質 姚善友 (55)

× × ×

- 右派对积极分子的进攻 伍鑫甫 (57)
-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誣蔑非党积极分子? 苏紹智 (64)

陰險的挑撥·····	濮之珍 (67)
× × ×	
教學改革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 ·····	蘇步青 (69)
高等學校必須有黨的領導·····	盧慶駿 (71)
解放以來的英語專業教學·····	葛傳棻 (74)
駁斥楊兆龍所說的“法律系辦得最壞”的謬論··	丘日慶 (76)
不准右派分子抹殺我們教學改革的成績·····	吳浩青 (82)
外文系的“教學改革一團糟”嗎? ·····	董亞芬 (85)
× × ×	
駁斥右派誣蔑思想改造的謬論·····	全增嘏 (91)
駁斥右派分子對思想改造的謾言·····	曹國卿 (95)
肅反運動不容污蔑·····	朱伯康 (99)
關於所謂“歷次運動，尤其是肅反運動的 合法性”問題·····	王式成 (103)
右派分子否定肅反運動的惡毒意圖·····	薛應龍 (105)
論專政的必要性和肅反的合法性·····	楊 峯 (110)
從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來看肅反的成績·····	胡裕樹 (119)
× × ×	
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舊社會的產物·····	伍丹戈 (123)
為什麼說反右派鬥爭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 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	蔣學模 (127)
× × ×	
駁斥右派分子楊兆龍對我國立法事業的 誣毀污蔑·····	張企泰 (131)
駁斥王造時的“美國民主是虛偽的，但法權是 認真的”謬論·····	丘日慶 (137)

- 右派分子王造时、楊兆龙誣蔑人民法治……………向哲浚 (143)
- 从法律的階級性的角度来看右派分子楊兆龙
- 向党进攻的陰謀……………張匯文講 (146)
- 再駁王造时所提倡的欧美式的民主与法治……………楊巩祚 (152)
- 斥右派分子在法治問題上的謬論……………陈华庚 (155)
- 不許开倒車……………胡其安 (158)
- 駁斥王造时宣揚“美国法治精神”的謬論……………刘家驥 (163)
- 駁右派分子王造时……………赵人龙 (166)
- 駁斥王造时的“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
 荒謬言論……………李 瀛 (170)
- 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兩院制”的反动論調……………黃榮釗 (173)
- 駁楊兆龙的“旧法可用論”……………夏鎮江 (179)

科學研究是否需要黨的領導

黨能不能夠領導科學研究？

陳建功

為着要很快地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要迅速壯大我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要把最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門在十二年內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使在建設中遇着的一切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國極大多數科學工作者，都感到興奮和鼓舞，決心為這個號召付出最大的力量。

解放以後的幾年當中，由於黨的正確領導，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狀態，有了明顯的改變，科學隊伍得到大量的補充，許多部門如機械製造，化學工業，冶金工業，地質探勘，醫藥衛生，地震氣象等等以及基礎科學的研究，青年科學幹部的培養，都結合着國家的實際需要在進行着。但是儘管這樣，我國在目前科學技術還遠遠地落後於最先進的國家，如核子物理，電子學，半導體物理學等學問的技術應用几乎是空白。空白部門必須迅速填補，較有基礎的部門必須加強和提高，務期於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一個非完成不可的歷史任務。

一般地說，任何政策，任何法規，在還沒有公開討論以前，黨中央都已經根據實際有了相當成熟的底稿，憲法的制訂，就是一個實例。科學技術的遠景規劃是不在此例的。於是乎各個科學家，都紛紛作了許多孤立性的研究計劃，數學

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物理學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等等。領導上把這些東西綜合起來一看，有許多好的意見，但發現依照這個式樣是肯定地不能完成十二年內要趕上先進水平的任務的。領導上指出必須以任務為目標，科學研究才有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後來從十多個方面，提出了幾十項科學任務，包括着幾百個中心問題。這些任務的完成，將對我國科學在十二年內提高到先進水平，起決定性的作用，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歡欣鼓舞的。

但是科學家中的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們，不惜破壞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全面性，另外提出一個所謂“科學規劃問題”，寫成“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文章（見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光明日報），其中有“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的話。這不僅僅與上述孤立性的計劃有同樣毛病，並且它是一支毒箭。孤立性計劃的缺點，並不是預先明白的，而右派分子的毒箭，是有意識的，他們想把一件一件的科學工作都孤立起來，來破壞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反抗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想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知道現代科學中，任何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發見，決不能光是靠個別科學家孤立的研究來完成，而必須依靠若干部門的配合和科學家的合作的。

向科學進軍，是羣眾性的，不但包含個人的科學研究，也包含着集體的科學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後者比前者還要貴重。集體研究需要正確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橫沖直撞的科學研究不僅無益於人民，還可能貽害全人類。通過原子核物理學，人們能夠利用鈾、鈾等原子核內所寶藏的

能量來發電，也可以作成原子彈來大量地殺人。何去何從，怎樣利用，要看政治的傾向，要和平利用，必須要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來做科學研究，盲人瞎馬，會跌入泥坑。沒有黨的領導，在科學研究機關里，會迷失研究的目的地；在高等學校里，會把教學工作與研究工作對立；在廠礦里，青年人會想考博士而不安於崗位。總的說來，無黨領導的科學研究是脫離人民的利益、迷失向科學進軍的路綫的。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會發現出一些矛盾，會反映出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會反映出觀點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科學工作者必須要有黨的領導和幫助來統一矛盾，克服缺點。科學工作者，一面研究科學，同時必須學習政治，發揮集體力量，貫徹羣眾路綫，才能少走彎路，而這是需要黨的領導的。

右派分子在反動的“科學規劃問題”里狂妄地說：“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实际工作中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從表面上看去，他們光是要將科學研究讓它自流，蕩漾無定，其實他們企圖篡奪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以便取而代之，走反社會主義的路綫。科學家中的右派分子們惡意地說黨不能領導科學研究，是因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於這一層，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得非常明白：“如果‘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說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領導本行，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因為學術上的專業是分門別類的，而世界上同時精通各種科學專業的科學領導幹部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

于科學事業的發展的。”黨是能夠領導科學研究的。科學研究——不論集體和個人——都不可以離開黨的領導。

駁斥右派份子的反動科學綱領

顧 翼 东

在學習反右派斗争的各种文件，先看到郭沫若的“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動科學綱領”，使我大吃一惊。开始了解右派分子非但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向我們党、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进攻，而且也企圖在科學領導上向我們进攻。在他們的反動科學规划中，有很多惡意的，荒謬的言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保护科学家及那一个做火車头的問題，也就是党能否領導科學的問題。下面就把我个人在解放前后所接触到的事实，对这二問題加以駁斥。

先說：保护科学家的問題。我們科学工作者是現在条件好呢？还是解放前条件好呢？現在，政府鼓励并关心我們的工作，优待我們的生活，这是众所共見的。至于解放前的情形，我想乘此机会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来講一講。尤其对青年同志，因为青年同志对解放前的事知道得很少。

解放以前的科学工作者，若是在科学院工作，那就不得不在外面兼职，因为薪水太低了，我当时所碰到的熟人，对科学研究工作都很不安心，时常發牢騷。在教育崗位上教書，情形也是如此，所以解放前有句話是“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从這句話就可体会到当时教育工作的辛苦及不被人家重視的情形。

再看到工厂工作，在抗战时期，我在制藥厂內做过工作的，那时是在資本家下面做医藥工作。

我原是一方面为了救人为了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为

了推进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結合实际。可是却被資本家玩弄，可以說是啼笑皆非，我在思想改造时，就說过：“甜酸苦辣”四个字我在資本家手下都是嚐过的。甜就是要你帮他們忙的时候，每天請你吃頓飯，恭維得你無微不至；等到你把實驗室組織起来后，工作人員亦招聘起来了，那时資本家就每天同你講：“什么厂在做什么东西，什么厂做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做得慢”。講話尖銳难受正是酸得很；我不甘示弱，拚命的搞，同各工厂竞赛，我們工作虽是辛苦，产品虽是多，对于制造方法，也改进了不少，但資方总是說不賺錢，工作人員要加薪沒有办法，把我夾在中間，真是苦得很；合作不能長久，工作人員跳出去了，工厂漸漸垮台，在分手的时间資方的手段真是辣得很。所以在过去的社会中，怎样会有科学工作者适当的地位呢？哪一个人来保护我們呢？除掉自我欣賞一些工作成果以外，再也沒有旁的安慰了。

我在国民党机关中也做过短时期的工作，那就是鑛矿的分析工作。鑛是我国的主要矿产，我兴致很高，以为大有事情可做了。其他工作人員也很积极，提出了很多的意見，例如鑛矿中含有比鑛更宝贵的元素如銻鉍之类，提醒当局应加重視。結果所受到的是批評，降級处分。这样我才了解，他們只是要我摆摆样，只要我盖章拿錢。所以国民党机关里的“保护科学家”，“提倡科学”是这样一回事！

以上只是說明在旧社会黑暗时代的情形。右派份子的所謂保护科学家，真是欺人之談。是要把时代的巨輪拖向倒退。

我再談談在制藥方面，以往我所碰到的，是互相猜忌。我那时是怎样进行研究，不敢同朋友們講，同时，朋友的研

究情况，也不同我講。甚至我和我的学生也不能談工作的問題。挖人，偷等方法是普遍的情形，是正当的作風，把我搞得头晕眼暗，眼看道德墮落無法挽救。解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大家开誠布公，大家商量討論，分工合作，制造方法相互改进，相互交流經驗，所以制藥工業的發展，近几年来有輝煌的成就。

我現在的研究方向，是在稀有元素方面。以往我曾提出的銻鉍問題，現在政府都加以重視了，我真高兴。今年一月，我参加了科学院召开的稀有元素協調會議。这會議的內容，便是协商和調配有关系稀有元素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相当順利。我就覺得，只有在党的領導之下，才可以有科学規劃，才可以召开協調會議。在協調會議中，各人把以往的工作經驗，全部攤开，然后把今年及明年所要做的工作，大家拟定。重复的用协商方法推定由一个單位負責，其他單位协助。有的問題，大家事先沒有考虑到，便自报公議，分別的認下来，討論好了工作路綫，放手去做。既民主，又集中，不是“右派规划”的个人自由主义作風。經過協調會議后，空白点逐漸地填补了，時間也不浪費了。到了一定時間，还要来个全面檢查。十二年內，向科学进军，在重要部門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逐年用这个方式推进，是很可以成功的。若然依照右派分子的规划，还是各人各做，不用集体合作的方式，同解放前一样，互相猜忌，鉤心斗角，怎样可以达到我們的期望呢？

我們中間沒有一人不希望向科学进军，不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只有通力合作，團結互助，用無产階級思想看問題、布置問題、解決問題，那就非有党的領導不可，非有党的政

治思想教育不可。

我再談一談科學隊伍問題。要進軍，必須有堅強的壯大的隊伍。對於培養下一代的科學工作者，我從畢業到現在，可以說沒有脫離過科學工作的崗位，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時間，照理應當已經培養出來很多人才，可是我的學生到現在在科學工作方面，有多少人呢？不要講三十多年中我在課堂中教過的學生，即是同我做畢業論文的学生，那是開始在1935年到現在也有相當的數目了，在解放前也有很多的人數，但到現在在本崗位工作的，卻是寥寥無幾，他們到那裏去了呢！我分析了一下，絕大部份是做生意，做資本家了，那就是經不起考驗。培養了他們，結果却改了行，這就是反動政府統治下很大一部分科學工作者的出路。解放以來特別自院系調整後，化學系學生都有了很好的崗位，留校的助教、研究生都在那兒勤懇的學習，只要他們有時間，有工作條件，他們是絕對不會輕視研究工作的，並且他們對科學研究很熱情，會自覺地去進行。我對於培養下一代，方才有了希望。所以我們對於年輕教師的工作條件，對於他們科學研究的時間，應盡力的為他們爭取，不能放鬆。

新老合作也是政府的方針，沒有黨的領導，老的不管小的，小的不管老的，科學的隊伍怎樣能成長呢？

最後我還要提出一點。最近科學院反右派討論會中，實驗生物學家朱洗先生所提出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那就是黨能把科學領導得很好，布置工作很全面，不過對於研究工作預計的結果，還是不夠滿意，在有的地方結果還是相差可能很遠。十二年提高到國際水平的期限，現在時間也過去了一年半。這個問題絕對不應當由黨負責，那是我們科學工作者

有負于党，对不起党。我們还有等待思想，还不能够全面的团结，培养足够的工作人员，和沒有發揮出所有的潜在力量，在这方面我們的思想还需逐步提高，所以在反右派斗争后，我們更要加紧工作，密切联系，刻苦鑽研，努力的搞好科学。我們要把工作的成果来証实党能领导科学，来証实我們必須要党的领导，来証实社会主义对科学发展的优越性。我們要对右派份子夺取科学领导的梦想，用实际行动，来給以有力的回击。

共產黨能够領導科學

孫宗彭教授在七月十三日生物系全系大會上發言的記錄

張孟聞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多年的朋友。我對張先生的問題很關心。就現在已揭發的材料已可認為是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但到現在，張先生仍未老實交代，使我不得不向他說幾句話。

現就他所說黨委不能領導學校一點來看，就意味着不要黨領導，與“教授治校”的實質一樣。我也是從舊社會中過來的，飽嚙了反動社會中“教授治校”的生活，也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社會有些體會，不妨將新舊社會的教書生活來比較一下，就可以說明學校有共產黨領導和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區別。在抗戰前一年，我為什麼從南京到江蘇醫學院你是知道的，當時你還為我說了幾句不平的話。抗戰初期“蘇醫”遷四川，那時我展開了一些戰時營養問題的研究，工作中也得到些初步結果，但“蘇醫”以不能畸形發展為理由而不支持我，我只好去重慶募化一些工作條件，那知等我回校時實驗室已封閉，我和兩個工作人員都被掃地出門。我到貴陽湘雅醫學院，當時國內丙種維生素缺乏，成為醫療上的問題，當即拚湊了一些條件展開工作，亦找到了一些介決問題的材料（用野生茨蕪）。正待繼續展開，又被趕出門。這便是“教授治校”的“好處”。就是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傾軋，而不能開展真正學術上的合作與論爭。雖然我並未因此而喪失工作的意志，但思想上終因這種流亡生活工作無保障而常自嘆命運多磨，甚至一度打算不教書準備改行了。後來到“浙大”也有過

些風波，幸运的捱到解放。經過院系調整，先到上海醫學院，後來復旦。初期，也有待不長的想法，混混算了，但現在留復旦已四年，在這期間發現事實上復旦并無趕我跑的意思，相反的，工作條件逐漸添備，并鼓勵我工作。這與以往的遭遇完全不同，這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新社會的制度保障了我。并不是黨為了我個人，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是為了科學，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貫徹知識分子的政策。

再從整個社會看，全國解放後，物價穩定，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工業建設蓬勃開展。就上海而言，舊時代的流氓危害治安，而現在夜間一兩點鐘在馬路上走我也無所懼。這就是新舊社會有無共產黨領導的對比。我并非來歌頌共產黨的功德，也不是應聲蟲，但客觀事實擺在面前，為什麼你竟看不見？我們舊中國是個爛攤子，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有缺點，但你為什麼不從發展上來看問題，而老是找岔子呢？我們作為公民要向黨提意見，但是善意的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破壞性的。以前我也認為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但現在在事實面前，我的觀點也改變了。你一個科學工作者，應當本着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你若是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是不會同意我的話的。你現在應轉變立場將一切反動言論，與右派集團的關係、陰謀一一進行交代，向人民請罪，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 內行”的謬論

黃 緯 芳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論中有“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两个項目，本質上就是否定党的領導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中，根据宪法的原則，根据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冶主張，規定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标准的第五条說：“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領導，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領導，”这样算是香花；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領導兩条”。的确，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着剷除剝削制度和摆脱国家貧弱的状态；这是六亿人民的意志。要使这願望实现，走资本主义道路行得通嗎？显然是背道而馳的，既然这条道路走不通，那么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也就必然地要接受党的領導，貫徹党的政策和方針。周总理在一屆人代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里說：“我們今后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既然我們要求后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覺悟，教师自身当然更應該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覺悟了。否定党的領導的分子連起碼的社会主义覺悟都沒有，希望这种人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覺悟的后一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必須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綫。既然我們要貫徹党的政策方針，以孚六亿人民的願望，那末不管那一部門，都得由党来

領導；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怎麼可以例外呢？王恆守的“教授治校”和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兩個謬論，就是想把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從黨的整体領導中分離出來。

王恆守的“教授治校”論，巧妙地先把黨委從負責主動地位降為從屬被動地位，換句話說，他用的手段，是從削弱以達到擺脫黨的領導的目的。我們承認政治教育措施原則的根據，而教育是實現政治思想的一種手段，兩者不能分開的，“教授治校”論就旨在強為分開。這樣做的目的，無非要使教育的方針模糊起來，社會主義覺悟的青年培養不出，而且還供給右派反動的野心家製造宗派，發展陰謀的場所，為資本主義復辟鋪平道路。解放前曾經實施過教授治校的学校，那一個不是給少數人所把持操縱呢？反動派統治時代的局面根本就是爭權奪利，不顧廣大人民利益的。“教授治校”制的坏处也不會引人注意的。現在黨以公正廉明的態度來領導學校，還有什麼可以非議呢？如果還會提出異議，除了別有用心外，還有什麼另外的解釋呢？

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論，是赤裸裸地拒絕黨的領導，抹殺科學研究服從於政治的原則，想把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來推動學術活動改變成為無政府自由散漫狀態，藉以分散力量，發展派系，以實現野心和陰謀。歪曲領導的本義，是組織力量、總結經驗、制訂計劃、指導方向，而把它說成是具體的局部的操作。正如周總理在一屆人民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指出的：“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實際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於科學事業的發展的。”

总之，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要走的道路，共产党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依靠、放心跟着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响导者，教育和科学研究是我们教师学生从事的事业。我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愿意毁灭所从事的事业，就只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摧毁右派反动的谬论，使它无所立足，然后我们的事业才会有顺利地开展。